

无法确定明了的时候，静置也是个好办法，
悬浮浑浊不会长久，该沉淀的总会落下去，该澄清的总会透明。

水晶

Crystal Green



绿

下

陆梦蝶 著

继自传体随笔集《梦随蝶舞》

和网络农村小说《偶是农民》之后

70后自由职业女性陆梦蝶



又推出第三本长篇小说《水晶绿》

著名作家张贤亮亲笔题词

现代版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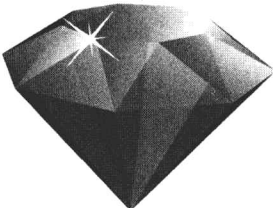
再现感人至深的回汉爱情故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无法确定明了的时候，静置也是个好办法，
悬浮浑浊不会长久，该沉淀的总会落下去，该澄清的总会透明。

水晶绿

Crystal Green



下

陆梦蝶 著

继自传体随笔集《梦随蝶舞》

和网络农村小说《偶是农民》之后

70后自由职业女性陆梦蝶



又推出第三本长篇小说《水晶绿》

著名作家张贤亮亲笔题词

现代版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

再现感人至深的回汉爱情故事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晶绿/陆梦蝶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—7—227—04320—1

I. ①水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7324 号

水晶绿 (下)

陆梦蝶 著

责任编辑 周立军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270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4320—1

定 价 43.80 元 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水晶绿 26



水

晶

绿

秋老虎的骄纵过后，天气哗变，淅淅沥沥的阴雨，没完没了。一场秋雨一层凉。叶子黄了，随风雨飘零，剩下的花开得坎坷犹豫，败得容颜憔悴。凋落的叶子和花萎缩在淤积的泥水里，只剩下腐败的未来。

雨，总会停。天空的冷漠阴云，田野的日益荒芜空荡，晚秋的景象，萧寒。

其实，四季的变迁自然而然，每个人都重复经历着，但是能够留下印迹的，总是因为人事变故。纳娜的悲伤在心里，她觉得自己掩盖得很好，别人看不出来。

一个人的神色，怎么能够粉饰得天衣无缝呢？只不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关心的事情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除非，那个人的心里装着你，才会在意你的心情。

马致远频繁出现在纳娜左右，很多人都说其中另有名堂，唯独还没有完全“康复”的纳娜不以为然，还责怪多嘴人的多事，“马致远本来就是热心肠，你们怎么能胡乱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，让人家多难堪！”



“怕是你难为情了吧！”

真讨厌，自以为是的人到处都有。整天闲得没事干，抱着言情小说看，仿佛天底下除了爱情就没有别的事情。失恋的人最忌讳人家谈论情爱，纳娜有意远离同宿舍的女孩。

排除心理杂念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自己忙碌。纳娜把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，除了上课，不是去图书馆查阅资料，就是在自习室里学习，食堂是吃饭的地方，宿舍专门睡觉，这种五边形的简单生活，至多拉出个五角星，的确替她排遣了不少烦恼。

马致远借给纳娜的英语资料，着实帮了她的大忙，英语四级考试她得了89分，要不是听力差，或许还可以更高。没办法，除了语音课上能听一听，她没有条件经常听，所以纸上的英文可以看得很熟，但听说功夫就不行了。语言的学习，听说读写，缺一不可。马致远建议她多参加他们英语角的活动，她去过一趟，别人流利的口语让她自惭形愧——这倒不是她不愿意去英语角的真实原因。

那天，马致远硬拉着纳娜去看“英语角”主办的演出。剧目是格林童话《睡美人》。演睡美人的女主角叫莉达，是个新疆维吾尔族姑娘，长得明眸皓齿轮廓分明。演出结束了，没有卸装的莉达径直跑来，当着纳娜的面，在马致远额头上亲了一下，然后要拉着他走。

“纳娜，我们一起去！”

“不了，谢谢！”

热情奔放的莉达对马致远的情意表达得很明显，而马致远又在有意无意间扯出纳娜来挡剑，被迫充当三角关系中的一员令纳娜尴尬万分。

后来马致远解释说莉达高兴起来就那样，纳娜听笑了，心中暗想怎么可能——明明是人家女孩子喜欢他——马致远像大哥那样一直照顾着自己，她应当有所避讳，别让莉达误会了。

纳娜尽量争取星期五下午回家。



车费来回是五块钱，省掉六顿饭钱，至少可以节约一块钱，还能帮家里干点活。每次张口问大大要钱，纳娜都觉得难以启齿。好在大大几乎是不等她说，就先给她塞钱。爷爷也爱乘家里没人，给上她几块钱。妈妈的手头没有钱，就尽量翻花样给她做好吃的，老说她又瘦了。哥哥冷不丁地也给她十块八块的。花着全家人的辛苦钱，能不节省吗？

纳娜越来越体谅到家人对自己的关心，几乎不怎么去买衣服更别说什么化妆品之类的。因为与邢坤一起的那段日子，除了情感上的痛楚，经济上的奢侈也让她痛心了好久。原本就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的她，更不喜欢女孩子借谈恋爱去蹭饭，所以忍着心疼也要跟邢坤抢着付钱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那样浪费的爱情没有了，她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。没有新衣服，洗得干净穿着舒服就行了。宿舍里的女孩子觉得纳娜越来越古怪，悄悄议论说：“很神道！”

纳娜跟别人不一样吗？

宿舍里八个女孩子，六个都是城里的独生小姐，还有的那一个今天会说她爸做大生意，后天会说她爸在加拿大，她的衣服很多，表哥表弟也不少，她的故事多得好像所有的同性都嫉妒她而所有的异性都爱她。六个千金又分成两派，两个官家小姐整天形影不离，四个小家碧玉团结一致，连她们找男朋友也物以类聚。

没有住过宿舍的，刚开始集体生活还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是自由惯了，或者说在父母跟前撒娇长大，如今汉人迁就买帐，多少是个闹心。纳娜宿舍的海娜娜和朗朗就属于这一类。她们俩的家，都在市里，海娜娜的父亲是商业局的一个处长，朗朗的母亲是丽华商场的总经理，相近的家庭背景，使她们有许多的共同语言。她们俩从不在学校自己洗衣服，从来都是只管穿，到了星期六再用大包装回家处理。纳娜就经常看见朗朗把穿完的袜子攒着。因为她们的家庭经济比较好，言谈举止里一不小心就露出对宿舍其他人的瞧不起，觉得人家都太小气太抠门，所以她们也渐渐不



再大方，只限于两个人之间搭着吃喝玩乐学习。

方洁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。江小云的父母开了个小餐馆。何倩的父母是机关单位的一般职员。叶丽雅母亲是家庭主妇，父亲是个小包工头。家庭状况都差不多，很多事情也就容易谈得来，看起来关系就比较近。但是，进一步说，方洁和何倩都是满族，幼儿园好像还在一起待过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她们俩又更好一点。蒙古族的江小云和叶丽雅没有方洁和何倩那样亲密，也就是实在无聊了，凑在一起而已。都是大人了，各有脾气各有想法，各自又有同学朋友，宿舍里的伙伴，也就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。

听人说沙莉是个回汉混血儿，风火摇曳的漂亮颇具欣赏价值，可听她说话就像听天方夜谭，对待她的语言，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千万别当真！

别人好像都有可骄傲的谈资，纳娜却经常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，或者认为她要说的她们未必听得懂，所以她总是扮演听众的角色。

做朋友有一个规律，那就是必须能交换秘密，或者说彼此要摊一定的牌。

在宿舍里，纳娜言行谨慎，别人的东西绝不碰，自己能做的绝不打搅别人，别人的事情绝不过问，自己的事情宁愿烂在肚子里。别人对自己怎么样，纳娜从不强求，但是自己做什么事，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这是她处理宿舍关系的原则。因此，她与她们算不上贴心，但是也谈不上会闹矛盾，客客气气罢了。再加上文艺汇演得了奖，每学期都拿奖学金，邢坤的出现，都曾经引起过宿舍某些女孩的嫉妒。篮球明星邢坤的突然消失，又平复了她们心理上的不平衡。自认为各方面条件好多了的她们，觉得纳娜很会假装，是个心眼多城府深的“贼回回”。拿马致远开纳娜的玩笑，不过是成心揶揄，谁不知道马致远是校花莉达的情人！女人之间的小心眼，微妙之极。



在偌大的民族学院，各民族学生都有，优秀的男生女生比比皆是，同乡会、同族会、校方团体、学生团体、专业团体，每个人都按照一定的规则选择着自己的圈子。而且，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是，大学校园里结交朋友，得有经济基础。就这一点，纳娜的形单影只是必然的，再加上从小养成的严谨的民族习惯，使她介意得太多近乎苛刻，只能独来独往。

一心念书，容易缄默的纳娜，和宿舍里其他女孩子总保持着一定距离。只有学习替她分忧，只有成绩让她自信满意。也许有一点孤单，也许有一点落寞。

马致远对纳娜的踽踽孑立，尤看尤怜。本来邢坤一消失，他就想即刻表白，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。一段感情在现实里的过去，未必就等于在心里也流走了。既然他早就落在了那个人后面，迟就迟个彻底，等纳娜完全忘掉了过去，他再重新开始。

心，长在每个人的心房里，它的跳动有时候连本人也无法捉摸，更何况别人？有谁知道邢坤的痛苦？他时时刻刻地要遵守不再打搅纳娜的承诺，但凡有她出现的地方他都得小心，尽量地避免遇见。

想念一个人，却又要躲开她，矛盾重重的邢坤不再那么口无遮拦，多了些深沉和忧郁。他在体育赛场上的生龙活虎和赛场外的沉静持重，分明的一动一静，在很多女生的眼里，魅力更增。

不是自己想要的，遭遇了更烦！邢坤的脸上又多了一份叫冷漠阴郁的表情，眼眸日显深邃。

没有心情再去管自己的模样，实在看不下去了刮刮胡子——对着镜子，邢坤拧着眉毛，摸着下巴，“没事了长这么快？”相比之下，他的头发长得可真慢，像在跟时间比赛，看谁慢不过谁？

不运动的时候就到图书馆里静静待着。而且，图书馆也是避免骚扰的好去处。看着书，会思索，在作者的意图里，淡忘自己，也是一种洗脑的过程。邢坤的脑细胞的确该重组了。

水晶绿 27



水
晶
绿

删掉邢坤，纳娜想起刚进大学时，在阶梯教室的一张课桌上看到用刀子刻画的一行字“大学是没有红墙的庙堂”。这句话令人费解，所以就印在了她的心底。

新环境里有人释放个性有人收敛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本性又会自然而然地显露。宿舍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一个个小圈子。

元旦左右，宿舍发生了两件大事。

海娜娜和朗朗闹翻了，是为了一个叫韩海涛的男孩。韩海湾是朗朗的高中同学，现在在理工学院。朗朗先是把韩海涛介绍给海娜娜，说他们俩挺般配的。但是后来，韩海涛却成了朗朗的男朋友，为此，海娜娜和朗朗在宿舍里大吵一架，从此仇人似的。好朋友之间，因为爱情翻脸，可能是最残酷的打击。在海娜娜最脆弱的时候，叶丽雅耐心地安慰开导，说了些知己话，慢慢地她们两个人又经常在一起。

谁都没想到方法和何倩会打架。

班里评定这学期的奖学金。方洁差一票就可以评上二等，而差的这一票恰恰是何倩的，你说她心里能好受吗？也许，这只是



一个引子。方洁向何倩借过一百块钱，说好了下学期还，但是最近，何倩说她的钱花光了，又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，问方洁你能不能先还五十？方洁越想越委屈——她联络找家教，一并也给何倩找一份。何倩有事误了吃饭的点，她就事先帮着买好饭菜，甚至有时候何倩的衣服她也帮着洗……她是家里穷，是在乎钱，可是她也处处在意，尽量在别的方面多做一些，这一点何倩应当心知肚明，居然还这么紧逼她还钱！

想失掉朋友吗？那么就借钱给她！人最容易忘掉借钱给自己的人，而又最难以忘怀借了自己钱的那一个，所以，想让人惦记吗？那就欠账不还！钱也好情也罢，这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。你会莫名想起谁吗？仔细想想，他一定有什么东西没有还给你啊，债权人所有者！

学生总是嫌生活太平淡，喜欢找节日过。圣诞节那天晚上，方洁做家教回来，披着一头雪花，一进宿舍就问何倩有没有她的信。

何倩下午把头发烫成了一堆寿司卷，海娜娜评价说好看是好看，但看起来像三十。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她也不得不悔恨自己的冲动，弄得一副老妇人像，心里正不痛快呢，方洁的声音又那么冲，好像她是她的随从、跟班、使唤丫头。

“有！”何倩扔给方洁一张卡。说不上故意还是无心，卡掉在了地上，江小云刚在那里洗过头，一滩水没有擦。方洁生气了，拿着被弄湿的卡，责问何倩，“倩倩，你怎么这样？”

“我又不是有意的——不就是一张破卡片吗？那么个一麻袋高两麻袋粗的丑八怪男生送的东西，还把你稀罕的？你也太没水准了吧？”

方洁的脸红了，她的确打心眼里喜欢上了法律系的那个男生，而何倩一边梳着新卷的头，一边还在不知好歹的奚落，“你看他酸不酸，还在卡上写爱你一万年，以为自己是刘德华还是周星驰啊……”



已经上了床的沙莉从帘子里探出头，她的自来卷发，黑蓬蓬的披散在白净的脸上，睡意蒙眬的眼睛眨巴着看笑话的意图。

方洁白了脸，柔和的圆脸盘僵僵的，细眼睛由于气愤眯成了缝，几乎相遇的两排短睫毛加重了两道线。随着胸脯的一起一伏，她手中的卡掉在了地上。

“……你不就是家里有钱吗？可你也实在犯不上作践自己，跟那么巨丑的人谈恋爱，又不是到了没人要的地步！”

方洁的牙齿在发抖——这就是她一心一意结交的朋友——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，从来都不考虑她的感受！

“啪”，方洁冲上去，恶狠狠地在何倩脸上扇了一耳光。

“啊！”何倩惊愕地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反应过来之后，也毫不客气地甩还给方洁一巴

“嘻嘻……”

纳娜听出是沙莉发出的声音，也只有她。纳娜赶紧挡在何倩和方洁中间，希望能阻止她们的矛盾升级。江小云、叶丽雅、海娜娜、朗朗都拉开了帘子，朗朗还从上铺跳了下来，拉住方洁。

方洁的眼泪掉了下来，但是没做声。她撸掉朗朗的手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到了水房，她把头探在水龙头下，冰凉的水浇在短发上，刺得头皮一阵眩晕的麻。她用冷水洗了火辣辣发木的脸，却怎么也洗不掉被侮辱被赤裸裸剥开的感觉……

之后，方洁搬到了班里的另一个宿舍。

爱情、友谊，都挺伤人的，刺出来的伤口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平复。

纳娜因为总回家，有几次都看到沙莉喊一个一瘸一拐的老女人妈，还帮她推一个简易的卖凉皮的移动小货车。她明白沙莉的好多话都是假的，但一个人撒谎，如果不是为了欺骗想得到什么，可能就只是想掩饰什么，也许还有什么难言之隐。

沙莉漂亮聪明，不怎么积极上课，却考得还不赖。纳娜虽然



不怎么喜欢这个女孩，但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些特别的地方很吸引人。是因为她也是回民吗？可她，在个人饮食和为人处世方面不大检点——这使纳娜很看不过眼，对她常常戒备三分。

大二的第一学期又要结束了，大家都为考试忙碌，上完课就去抢占复习功课的座位，宿舍熄灯了还点着蜡烛接着读书，一个个刻苦得接近头悬梁锥刺股了。唯独沙莉这回好像魂不守舍的，媚眼也不乱飞了，成天也不忙着约会，也不认真学习——她的心思谁猜得到？

纳娜在自习室复习，马致远来了，坐到了她旁边，说真巧。然后莉达来了，说真巧。纳娜说，不巧她得回去换本书，你们好好学吧。

冬天的晚上八点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校园里虽说到处是灯，但黑影重重寒风呼啸，动与不动的，都阴森森的瘆人。纳娜冻得浑身哆嗦，一溜烟跑回宿舍，可是怎么开门都打不开，最后沙莉垂着蓬乱的头从里面开了门。

“冻死了！”纳娜扑到暖气片跟前，一边跺脚一边暖手。

沙莉冷热无常，所以纳娜并不介意，待身上暖和了一些，她才脱掉大衣，搬了凳子，准备在宿舍里学习。

“我知道你们讨厌我，或者是瞧不起我，再或者知道我爱撒谎——”

沙莉冷不丁冒出这样一段话，纳娜抬头看。沙莉的黑眼睛周围浮肿着，像是哭过。

“我跟你说实话吧。我妈是回民，我爸我也不知道是谁——哼哼！”沙莉翘仰着脸冷笑，“就算现在知道是谁了，也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！我妈因为他，被家里赶了出来，去找他，又被他妈赶了出来。就是这样，妈还是舍不得我，一个人把我生了下来，把我养大，还非要让我念大学——”

沙莉的美丽是人群中的月光，即使戒备心再强的人，也会在第一眼里迷失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能谎话连篇的资本。谎撒的



很没技巧，甚至就是随便瞎说。可是偏就有男孩子围着，她吃他们的、喝他们的、穿他们的、还很任性的对他们，说散就散，即使解释为什么，也像是哈利波特的故事——仅仅是因为她长得好看这么简单吗？

纳娜不明所以地望着眼前的女孩。

沙莉水汪汪的眼睛里悬浮着两颗黑色的眸子。她沉默了，咽下浮出的悲伤，看着纳娜说，“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，我不可能有朋友，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妈，谁都不会真心爱我的！”

激动过后，沙莉转而又笑，像她不带脸红的不断撒谎，从不在意前后是否一致。

“我妈病了，查出来是肝癌，可我弄不到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甚至想去找那个爸爸，去求他救救我妈——不，我不会的，我宁愿把自己卖了，也决不会去求他！妈能自己把我养大，我也能为妈牺牲！”

“……你们谁都不会懂我的！没有人能懂我！”

纳娜不明白沙莉这样说的意图，感觉她好像只是想找个人说话，正巧她在。

她的谎言太多了，真不知道真实的她怎么样！纳娜不想听，但是又不忍心把沙莉晾在一边，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！

“你为什么什么也不说？你总是那么冷漠、自私、从不关心别人！”沙莉的话尖刻，眼神尖锐，长翘的睫毛像随时准备抛出去的矛。

纳娜合上书，“好了，你说吧。我听着呢。”

“谁稀罕你听啊！你跑回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你不是那么爱念书吗？来看我哭？我就是哭了又怎么了——没见过啊？”

沙莉成心找茬，纳娜拿起书，坐回自己的床。然后就听见“嘭”的关门声，沙莉出去了，宿舍安静了。

也许一个人就很好。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血浓于水。爱情，友情，亲情，一份情就是一桩债。情丝如麻。

水晶绿 28



水
晶
绿

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宿舍里纳娜依然是考得最好的，沙莉有一门课程挂了。

连着几天的雪，天地一片苍茫。放假回家就能和家人团聚，大家很快从紧张压抑的考试中解脱出来，人人都变得兴奋异常。家在外地的学生，更是归心似箭，尽最大可能预定早一点的火车票，忙着准备着打道回府，有的考完试，连成绩也不管就跑了。人影骤减，萧寒素白的校园，空落落地只剩下一幢幢冷硬的建筑。

莉达要马致远去火车站送她，而马致远说要送纳娜回家，莉达气哭了，追问道，“纳娜真的只是你哥朋友的妹妹吗？”

等马致远最终于心不忍地回头去找莉达，却看到几个男生殷勤地帮着莉达拿行李，众星捧月一样。他的心里别扭，连招呼也懒得打，转身就离开了。赶到纳娜的宿舍楼下，看门的阿姨告诉他纳娜已经走了。

一遇到大学生放假或者返校的高峰期，交通就显得拥挤。

雪时大时小，下个不断，风雪中的车辆行驶起来就像喝醉了酒还没彻底醒，总是晚点。



由于冷，纳娜缩在大衣里，背着鼓囊囊的大包，在车站跟前，来来回回不停地跺脚。

好不容易车来了，可是车里的人也已经站满了，一起上车的又有七八个，如果不挤就坐不上了。纳娜费力地跟在上车的人后面，最后一个上了车。售票员还说，上不来就先下去，等下一趟，弄得她很不好意思。

挤。纳娜觉得自己被夹成了饺子。脚下没有空隙，身体不能动，连头都没法扭一下，人就像悬空了。好不容易，憋到了 21 路的终点站。

11 路车却左等也不见右等还不来。纳娜在雪地上来回踩着脚印，焦急地东张西望。

冬天天容易黑，纳娜到旁边汽车站的调度室询问情况。里面的人守着电炉子，不耐烦地说他们已经广播过几遍了，说由于下雪路滑，11 路出了交通事故，可能会减少客运班次……好像，纳娜哑口，似乎隐约听过那么一段广播，可是当时没怎么留意——现在该怎么办？

每次放假回家，宿舍都要集体吃告别餐。邢坤不愿意喝酒又不吃这肉那肉，更主要是就他一个“光棍”，自觉没意思，就提前离开了。想来想去先回家一趟，就冒着雪上了 21 路。到了终点，却听说那条线上一下午就出了三起事故，有没有 11 路还不一定。算了，天也擦黑了，先回学校吧！他坐到了一辆返程的 21 路车上。车上加司机售票员也就五个人。

一个被大衣围巾裹得像粽子的女孩子，背着大包小包踉踉跄跄地追撵了过来，眼看快到车跟前了，却摔到了。看那样子也是放假回家的学生。

天冷，汽车启动起来像卡住了喉咙，突突了好几下子，才动了起来。司机不愿意熄火，装作没看见从地上往起爬的女孩子的招手。



水

晶

绿

“你把车停一下！没看见还有人吗？”邢坤站起来冲司机喊。

“想做好人好事自己开车拉去，我们可是按时按点！”

“那我要下车，你把车停下！”邢坤走到车门口。天都快黑了，又这么冷，明明看到有人要坐车，只不过滑跌倒了没来得及上来——什么狗屁司机，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都没有！

“早是干嘛的，大雪天折腾人——到站才停！”

“你到底停不停？”邢坤拧着眉毛发火了。

女售票员拉住邢坤，“小伙子，就坐着走吧！天气不好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”

邢坤的倔劲上来了，非要下车，司机只好停下。等邢坤脚一着地，汽车就憋足了气，晃着走了。

“他妈的！”邢坤有些后悔了，干嘛呀，为不相干的那么一个跌倒的女学生。

21路车开出去了一百米，那个女生早就放弃了，爬起来后就站在站台那儿等下一趟。

邢坤！纳娜的心一阵狂跳，连忙收住张望的眼光，用围巾把头又往严裹了裹，希望不要被认出来。

只能等下一趟21路了。周围的商场、商店、饭馆的灯都亮了起来。寒冷的空气使缤纷的灯影也显得畏缩，那些红灯那些绿灯像冻伤了一样，怯怯地闪烁着。路灯的光亮，照耀在雪地上，映出一片恍惚的粉。一阵风呼啸旋过，急卷起地上没落结实的雪花，重新抛撒。

纳娜后悔为了躲开马致远，偏要今天回家，偏偏又遇到邢坤。他的个头他的样子总是那么显眼，还总是把自己弄得那么乱七八糟！头发长长了，还有胡子，看上去怎么凶巴巴的——她怎么会注意的这么详细——他的模样像没有擦干净的铅笔画。

心疼之后，纳娜又想起——她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而他居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更别说认出她来——可见誓言不过是一



时冲动根本不可靠，人是多么健忘转过身就什么都变了……她心中的窟窿又开裂了。那里曾经盈盈为水，后来冻结成冰，如今又被粹然震裂。

已经不指望的 11 路车，却慢悠悠地停了下来。

为了彻底避开邢坤，纳娜把大包的包带往脖子跟前挪了挪，用左手抓牢了，右手拎着小包，抓牢了汽车车门上的把手，踩着布满雪泥的台阶往车上爬，但是她的左手把大包勒得太紧，包里装得东西又多，被车门横卡住了，使她前进不得，退又生怕滑倒。正在为难之际，背后轻松了，好像大包给人拎着，纳娜得以顺利上了车。

汽车里的灯被打开了，昏黄的只能照个亮。为了下车方便，纳娜就坐在了车门口边的座位上。

邢坤上了车，随便坐下了。那个女孩子把东西放在旁边的座位上，头靠着前面的车栏杆上，再也没有抬起来。他嘲笑自己，看谁都像纳娜，真是脑子进病毒了。

再没有人上来了。司机又等了一会，等售票员一上车，就发动机器，将车开离了站台。

天完全黑了。车里的亮是“固定”的，而行驶的车身不停地变换着路边的景象，使一切看起来就有了漂移的不真实感觉，甚至恍若身处时空穿越的隧道。

车身的晃荡，使纳娜的头磕着了铁栏杆，她抬起了头，发现车里空荡荡的，而邢坤就坐在隔壁的那排座位上——真是躲也躲不掉！他看着窗外，依然没有在意她——或者，根本就是认出了却不愿意理睬。想到这儿，她觉得自己偷偷摸摸藏着干嘛，便直着身体，不再埋头了。

售票员开始售票。邢坤听到了纳娜的声音，先是一惊，再看果然是她，惊喜就自然地露在了脸上。

“买票！”售票员又重复一遍，邢坤还是没反应地痴望着纳娜。